

續

藏

書

續藏書卷十八目錄

經濟名臣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尚書雍公太

尚書吳公廷舉

尚書顧公璘

附弟瓌

少保王襄敏公以旂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太子太保熊公浹

尚書胡公松

尚書鄭端簡公曉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世達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續藏書卷十八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八

經濟名臣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

事

泰陵
永陵

康陵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尅苦而勤敏一日勤事他邑重囚馘獄去公還禱於城隍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旣遁何復爲我擒賊曰有一^奇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爲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

外郎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公鍾每命諸司錄其
讞案以爲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榜諭天下
出公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爲史記
李公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何公
鑑中丞楊公綸令其屬徧爲之李公見公作喜曰此
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
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清約自勵入
覲具一書二帕贄京貴橐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廉幹
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叅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

濠去浙邇，倚鎮守中人畢真爲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公曰：「事急矣，將若何？」公卽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真，令撤兵衛。自是姦謀內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爲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夷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爲之。」公卽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顙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調知夷果密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

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
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卽果蔬弗受也公
兩典名郡及爲藩臬長壹以便民爲務頌聲載途所
至立專祠祀公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
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
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公往平雲南至澧州聞
捷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召復
任駕謁山陵公受勅偕宣城伯衛公錞居守如
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

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上俞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市價低印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黷黷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辦耶上念吏治龐雜特命

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上命兼司寇讞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平生爲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公卿或阿上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於時翊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冒餉公疏劾之。上下其章所司讐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爲僚友泄其語反爲所中遂

落職歸。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興，邊費無藝，加以水旱癘疫，所在告災。公籌之，殫竭心力，必不稍以加賦於民。在職力主節財，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初世廟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公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世廟心弗善也。頃之，公去，且死，卒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世廟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居恒約，救僚屬，壹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解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在廣東日，右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誠勿過豐。富

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踉蹌而出，詈不已。公頗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爲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歡，有干謁能峻却之乎？率之，日坐部治事，無敢闌出入，以故夤緣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治。公獨潔正直，出於天性，佐食以園蔬，絕無兼味。公服用漸蕉極下者，底裏不厭澣綴，唯兩裾鮮潔而已。爲尚書宅，憂歸始有居室，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區，予嫌其陋，公至卽居。」

之。但埽地塗壁而已。予甚媿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斬卹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予祭四壇。哀榮之典爲始。備云。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

事

金陵

康陵

公名麟字元瑞其先江西安仁人國初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衛至公始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橫執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公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敬皇爲之霽威事尋得解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所疏雪冤滯無慮數百人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日郡聲大和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掇郎中時瑣細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

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爲小劉祠。語在太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龍霓及湖人吳琬施侃陸崑交。因徙居于湖山人孫太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中興焉。瑾誅起知西安，遭內難去郡，服闋遷陝西叅政。屬關內饑虜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異，公曰：靖邊本以衛民也，民可先困乎？使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叅政共圖其便。議遂寢。公亦嚴覈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擢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起爲太僕寺卿，擢副都御。

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至三四上始得請特論方高
公才節再起爲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
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公咨白吏部盡
選才薦充曹任仍請築外帑刷四司之財貯之特銓
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上嘉公意賜庫名曰
節慎實自公始凡工部上供率關內府所徵多淆典
式不受覈公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
用此銜公會上遣近璫督造龍袍於蘇松公請罷
遣忤旨勒令解職公既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

有鉅公者其於文以冲夷雅澹之詞發瑰瑋奇崛之氣幼眇穠纖冥與神會書法宗羲獻以還片簡尺牘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謔往往出微辭臻妙趣早叅玄理無達天命嘗請王公廷相預作墓銘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爲娛叩以時事不荅公卿交薦公不知也性清約疏布自喜事繼母戈遇異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絕不以豐約累志太宰李默言公儻居溧陽嘗遣門人候之公引

至卧内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

李本善言公風姿

予峴山逸老堂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

蕭欣然達夜其風尚如此嘗以爲公揆文似公幹治

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噐之至于廉約省素家無餘

貲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東牟劉祖榮何異世

稱二劉不其然乎年八十有八卒贈太子少保謚清

惠

尚書雍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太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縣知縣吳濱湖湖漲沒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公堤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殺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夫訊夫曰妾逃兩月踪跡莫知妾父賂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且此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十年召爲監察御史巡鹽兩淮淮竈丁貧而鰥者幾千人公巡滿俱與完室

歷陞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販私鹽鄉人效尤盜竊橫行公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盜竊稍息爲都御史巡撫宣府叅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具草且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公曰此亦軍法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乃譖公於時相言官遂劾公以擅辱將官罷之退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鐸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超起左副都御史操江固辭弗允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不肯相親斥公去而諸所嘗薦公者鈞陽靈寶

皆獲罪、公歸復居韋曲、與鄉人論穡事、不與上官相
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以太故屈
法也、年八十卒、

尚書吳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成籍梧州。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華容劉公爲左布政使，知公移公輒具尺書，公益盡力效職。有都御史召見公，甚溫。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壩某屬我，修其家廟可稍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卽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非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惡公，曰：「彼專抗。」

上官市已能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
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斤兩公囚服
梏手日詣訟所士大夫羣泣訴公亡私盜狀御史大
慚釋公弘治九年都御史者入爲吏部尚書公時爲
令十年矣乃遷成都同知起復改松江十八年廣東
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
兵備三年改鹽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右叅議再逾
月陞瓊州兵備副使時逆瑾專權公發鎮守內官潘
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

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五年瑾矯旨坐公枉道。荷校不灰。戍鴈門。再月赦還鄉。是年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叅政。討桃源賊。時總制數易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賊益熾。公饒智略勇不避難。與副使胡世寧發憤欲設奇取捷。平賊諭使解散。反爲賊得。賊劫公求撫。公詞色不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公誘勁賊執其酋出。復入討。平之。九年陞廣東右布政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十年嶺西猺獞作亂。兼兵備副使。撫治廣東諸府。十一年轉左。十

二年、湖南饑、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年、勅勘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公爲堅明約束。條奏上。十四年、還京。復出湖南。定諸夷地界。又疏言六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唯恐公巡撫江西。嘉靖初、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畿肅然。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瓜衣敝帶穿。不事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如糞土。妻子饑寒。而施予不較。有亡。陞南工部尚書。卽疏歸。歸

二年卒年六十六公居湫隘亡郭外田顧有書至萬
卷卒之日不能斂都御史姚鏌爲之經理崔文敏公
稱公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又曰公恒衣食人妻
子乃不能給官四十年百瘁九歿不能一日安于朝
推下賢哲不憚屈已卒未聞報德者

鄭端簡曰大臣持繡斧督撫方隅固欲其威望素著
然必有恩信焉非約已裕人與士卒同甘苦與農疇
共休戚而徒欲以武健讐夷蠻金壁媚津要數月日
幸無事得內遷卽剞祠樹碑稱頌功德人誰信之此

五公

楊信民韓雍鄧廷
瓚雍太吳廷舉

者信心而行磊磊落落恩威

敷布沒世不忘卓乎不可及矣

尚書顧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縣知縣，入爲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勳郎中。正德庚午，出知河南開封府。癸酉，謫授廣西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左叅政。嘉靖改元，陞山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爲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己亥，陞刑部右侍郎，改吏

部會 顯陵肇工改工部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
竣還 朝改南刑部尚書公融朗濶達精於吏理能
激昂任事初蒞廣平甫弱冠耳而關決敏利摘伏若
神及爲開封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所在繹騷彭公澤
領兵壓境上簡公自輔公練兵轉餉取具呼吸折衝
戡亂謀畫居多鎮守中人廖堂恃逆瑾黨圍奪自恣
公每折其萌芽瑾誅廖罷去而王宏者尤諄謾繼廖
出鎮公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
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寧爲援矯 詔逮赴錦

衣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鑄三階徙全全僻荒遠陋公不鄙夷其民而相教之久之民用又安士興于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誅胥吏並緣爲姦公爬䟽剔抉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公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

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駟僧得肆侵牟。公
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
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隄。而樓其
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
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公久于台。悉浙
中事宜。繼起叅藩。與左轄。日益練達。展采錯事。惟志
所欲爲。若賦發科謫。調補吏胥。皆吏蠹蟠結。前政所
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剔不少縱。文牒糾紛。隨事
剴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斂手無所事事。迨撫

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輅車徧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荆湖沃衍。而流庸惰弛。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徭稅。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祿無節。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不得徧欲。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臣多茂異。比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非舊制。乞越例推選。以

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爲篤論。顯陵之作經費不貲公長于料簡程省弗懈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之且規制宏偉民不告病晚典邦禁不肯黷黷狗人苟懼於辜必以法繩之而怨讟興矣蓋公負天下重望高視濶步遇權貴或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講均敵禮孳孳獎進之唯恐不給坐是忌者側目雖晚躋大位卒困于讒以沒惜哉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公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扶掖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委勞於人處羣從

兄弟尤極友愛。少學于李璠先生。李歿，妻萬不免饑寒。公分俸資給，又爲其子置產，旋置旋廢。而其子卒困以歿，乃迎萬養于家，歿爲歛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欽歿，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于朝。文牒往來，與一切費，咸自公出。至于里黨族屬婚喪緩急，多倚成于公。其於倫誼甚篤也。爲文不事險刻，雄深爾雅。詩尤雋永。時出奇峭。樂府歌辭，不失漢魏風格。自少已有名。世志舉進士，卽自免歸。與陳侍講魯南、王太僕欽佩，及從弟憲副英玉。

相麗澤聲望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獻吉何仲默朱
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而公頡頏其間不知其孰
高孰下也所歷沅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
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
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噫不可
及已所著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文曰
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衡小記
總若干卷英玉名璫有奇節著寒松齋集並行于時

少保王襄敏公

字

康陵

永陵

公名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生而廣額豐頰音吐如鐘弱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鄉先生金公澤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解圍帶贈公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方熾流賊復入江掠舟揚旗剽劫庫獄公集鄉兵要害處遍置鐵蒺藜以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伍廣等數十人闔境帖然公益省刑紓賦與民休息縣大治選河南道御史臺長彭公澤尤器重公一日指其坐曰當拂拭待子矣

出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闖劉璟者濠黨也乃倡
議罷試公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
遂事事如故璟又傳武廟親征道出汴輒下牒取
帑銀四萬備供應諸司莫能應公執不可謂天子
御六飛必戒前路勅至圖之未晚今濠發公帑萬
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璟乃沮嘉靖壬午
按福建時泉漳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公檄分守及
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予告還先是公父感
風痺再疏終養家居十年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北畿

學甫十閱月、擢南太僕寺少卿、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八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公繪四省交會圖、鑱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渴、漕舟滯不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于是公受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脉、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閘若干、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漕舸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

故有四水櫃置湖中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
勢豪侵沒多獻德邸藉其牽制有司因循不敢問公
謂水櫃復庶畜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溢則
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事竣上嘉
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鄉人憶金公
贈帶事至是驗矣公處父母邦務持重屏騶從簡出
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
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以爲法也乙巳
考察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是年刷卷御史以公錯

叅武弁至千餘員有旨贖罪公念衛官多貧值執
減詔至卽承德意悉蠲之歡聲載道丙午召入
爲工部尚書至則琉璃河圓明閣工興經營節縮得
不重費工完賜銀幣者再九月二品滿考上遣
中官賜寶鏹羊酒丁未二月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公
思彭公語益感奮三月廷試充讀卷官九月轉兵
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督曾公銑倡議復
套業奉命集議俄旨出逮銑卽命公以尚書兼
右僉都御史代之公陛辭馳入關亟罷郡縣軍需

停造器具邀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禁劫營之弊勵諸將慎固封守雖倉卒建禾而能推布腹心畢屈羣策如延安設游擊一人清平高家二堡與清水營文縣設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文縣參將改分守靈州參將移橫城平虜西寧二守備改參將疏入皆得允前此哈密熟番久留甘肅公忠之同都御史楊博廉關外鉢和寺傷可田可廬召諭諸番爲繕室廬分比舍卽口授田示之生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關爲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遂徙帳房

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而數十年種類爲之一清、自二十七年入鎮、至三十二年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番無大舉、無深入、戊申虜犯山丹、巴西犯波羅堡及莊浪、巴又犯高家堡、再及鎮、羗皆督師敗之、冬出塞揚兵、破虜忻都、庚戌虜擾磨石、移軍敗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涼、鎮永、斬首一百三級、蓋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破虜於清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連敗之扇馬城、燕

麥川、火燒溝、神塘嶺、巴酉、番賊出沒境上，斬一十五級。庚戌，番賊再犯，調兵甘涼，斬五十七級。辛亥，斬三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器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三千餘人。邊人自虜中聞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人。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窰寨四千六百四墩，臺一十二，築完瓦查梁及蘭州邊牆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恩廕子者二，賜金帛者八，賜勅并勳者二。壬子八月，二品九年滿考。詔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

夫給三代 誥命癸丑春病劇撫按代奏業得

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固原督府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爲罷市者數日蓋公平生不務矯激之行而唯存實心不取倖得之功而必圖成事不期顯效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出已意違衆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二年間所至政聲大振功績可數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保 賜謚襄敏仍廕子一人入監蓋異數也公性恬和事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

溷器亦自浣滌與鄉人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凜然
而無幾微見於顏色於宗族知舊恩義尤篤爲司空
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厝連窩寺時舟已踰
百里亟命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遣人護歸南都鄉
人謂公長厚自金公澤後方再見云所著有漕河奏
議漕河撮稿督府稿督府奏議若干卷行於世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薦起陞兵部侍郎轉都御史歷撫延綏宣府保定淮鳳諸處已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爲榮公爲人濶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施行而後言武廟數游幸公上疏請早朝躬覽章奏總權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

當痛爲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濫討引鹽暴橫道路。當罷。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謚。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是時奄幸擅勢。與言路爲仇。不旦暮死則竄。公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慎。卒免於戮辱。而以久次擢爲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初在瑣闥。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輒目屬公。公口對甚辯。聞者心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

有虛銜，有正副叅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叅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可乎？衆曰：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於是衆以公可屬邊事，以此延綏宣府皆推公往。公旣豁達不拘，謨有帥臣體裁，又善煦嫗，接下，其在兩鎮，人見公色詞。

既已心安，公益務寬簡，以慰帖之。嘗欲管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公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管，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疏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踟躕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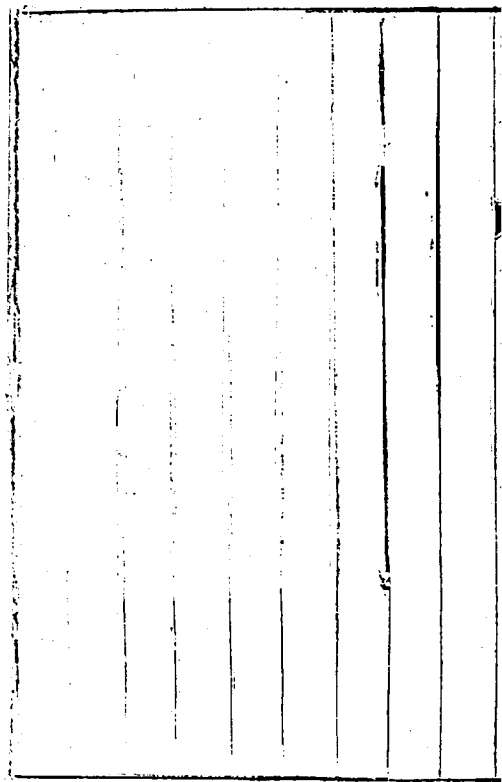
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及之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公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母恐，卽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

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囂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虜衝，公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關城晏閉，邊甿緩帶，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自公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其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捕守。

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寃。公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然大體所在，不肯苟爲媿媮。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也。章聖梓宮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怙懼不敢任。公獨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上聞之，悲惻柰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

銜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江干千里免於伐樹壞
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之力也爲刑部
尚書轉戶部益能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
年七十有四公喜讀書雖裨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
略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
稿字書有晉人風骨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
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
有益平生儉樸既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歛客極
豐潔曰賓祭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

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公沒、賜葬、祭、贈、太子
太保、謚、襄、敏、



太子太保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浹，字悅之，別號北原，幼質穎敏，博學尤精於易，爲文詞清勁，以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持議審諤，一時權姦沮懾。己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之異圖也，錮公及御史熊公蘭，至親爲質，又陰結朝貴，阻絕封事。巡撫孫忠烈公疏七上，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羽翼已就，難圖矣。」一日公偕熊公密授草，御史蕭公淮上之，濠大懼洩露，遂發兵反。不再月果擒，有儉人者，因導武廟南狩，公倡

朝臣累日伏諫不已奉命查核松潘邊餉總兵某者怙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廉實狀聞寘之法壬午

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公在蜀聞之抗疏論今上承統御天弗緣所後而禮濮國不得考於宋英今獻皇豈濮國比哉反覆以倫理天性辯之遂與輔臣牴牾出補河南右叅議至則起瘵招道弭訟時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耶卽勒兵捕之會外艱歸丁亥召修明倫大典公乞終制次年大獄明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請嘉魚卒

公講求振刷、臺憲一新、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大典
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掌院事、七閱月、有人
命獄成於厥衛羅織者、勅下法司會鞫、衆依違、公
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弗爲也、方白其枉、旣重忤中
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己亥、駕謁山陵、御
行殿、召近直、追論舊臣、上曰、浹老成、論吏部起用、
尋陞南京禮部尚書、句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揚朱家
巷以崇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爲、今日久跡湮、
涉牽合、非禮也、遂寢其議、廷論躓之、庚子、改南京兵

部尚書叅贊機務、考核軍政、去留當材品、人服其公、
又奏、減龍江淺舡餘丁、幫甲若干、以甦困卒、又禁和
買、罷諸苛法、留都軍民倚重焉、癸卯、召爲兵部尚
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慎差遣、無遠近勞逸、一揆
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自枉、可乎、
衆志遂定、有巡關者、聞警報、托疾自逸、公遣首領促
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擅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改、
嘗辯官民寃牘、剖成案、未嘗徇勢、屬甲辰、改吏部尚
書、公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大取凡陞

敘無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
屬之賢者共焉每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
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畯惟恐其墮落臺官
自嘉靖初部使者舉刺漸廣公曰非制也其敝有司
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列苟非其專職無濫
及遂著爲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察一皆蒞以公嚴
京察惟黜其行誼尤無良者有直道被誣者公必辯
救之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昌言正色諍而全之
衆皆悚服公宰銓逾月上優以弼臣之遇凡朔望

拜 朝東遣祭先師帝王社稷皆預焉乙巳公滿考
六年加太子太保母萬太夫人年九十公乞終養
上溫旨勉留 詔有司以粟帛存問曠典也公自是
殫竭忠盡於國體公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斥乩仙
之妄忤 旨公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
校械繫以歸執氓役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
見邸報知時事災異輒憂形於色尤以未報 國恩
爲恨每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錄體驗於身心以
是臨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利

救時公識其大矣、

尚書胡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松字汝茂幼卽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諦觀之喟然嘆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於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己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祠祭司進郎中陞湖廣叅議山西督學副使進叅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公爲陝西叅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

江西陞兵部左侍郎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
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爲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
不能收捕設法擒殪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
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惠而畏公之威至構
祠祀公其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卽聚經
史求微詞與旨叅稽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曰
爲學如儲積旣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
藩職糧餉值湖北叛苗鎮算之變公紆籌策親履行
陣遂致蕩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且有白金綵幣

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爲提調，而是科得士爲多。其督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儲實材爲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嚮風矣。會虜酋入南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遽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于深入者，以邊將暗懦，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入虜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挫，冒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

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喉，曰懷携貳，曰蓄孽牧，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痍，曰蠲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上可其奏，卽擢公叅政，協守鴈關。蓋知公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偕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

先唐君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並有志學古者與入
宜興山中盤桓寃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乘矣嘗
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駐平涼乃條數
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爲
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骫軍食傳峙公案發之賊
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西適流賊豕突殺長吏公受
命卽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
豫章爲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
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寃獄舉賢良黜貪

墨民得蘓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黠
慧獷獍爲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羣蠻時出寇
抄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公
之功居多云公勲隆望重不數遷卽爲太宰公固將
獎恬退抑躁進擢用才雋以報稱德意而一旦遘疾
不起矣公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
之施行故事起輒應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百
器畢具唯其所用至其所爲文出入班馬其大旨本
之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有奏疏

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尚書鄭端簡公

事

永陵

公名曉，字室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鹽官，遵化訓導。吾核公季子，其母費夫人也。公少有異質，年甫十歲，吾核公授之經傳，卽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卽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誠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公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試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峰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公名，公竟不一

謁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
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蓉溪
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
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
史、當事者請宥之、公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毋憂、服
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世宗皇
帝特詔起廢、時許文簡爲太宰、調公考功、逾年始至、
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
當者、公勘得其實、反謫御史、夏貴、漢罷、相有

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者公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公抗上市恩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公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公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

壯勇禦之於通秦、襲之於如臯、擊之於海門、搗之於
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
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
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無水患、分
宜故銜公、僅擬賚予加俸、公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
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
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發、世宗
以公知兵、特旨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
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

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公奉命兼掌兵部事。時

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公久鎮北門。公上疏謂：楊公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守之事咸備，所可特以無恐。寧獨宣大爾邪？世宗皇帝雅重楊公，且重公議。乃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既又謂：王直于法必當誅，留都亂卒于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紳、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賢不可殺，薊鎮圍廣提督憲臣王忬、阮鶚誤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

宜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職掌
奏公公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構之
遂忤旨詔曰鄭曉執法終是自尊乃落職還公
家居角巾布衣數攜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
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
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所居絕去紛華松窓竹几蒲
茵練帷蕭然如山簡焉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訟公
受誣事于朝詔復公官穆宗改元賜祭葬贈太
子少保謚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

士歷尚寶丞準以廕官南京都察院照磨公爲學雖
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威能剖析精微直
窺堂奧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
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
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太子少保李敏爾公

事

承陵

招陵

公名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廊菴關中涇陽人
生而穎異日誦千言自其髫年卽具博大之器卓犖
之識一特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殷公
置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尋爲方伯楊恪愍公所知諸
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
爲忘年之交當是時已瑩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
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
善自珍之異日當爲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

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勳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三年起陞騰黃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上改元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召爲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掌院事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歸
奉旨馳驛養病巳亥卒年六十有七計開上震
悼久之賜諭祭謚敏肅始公在戶部監兌湖湘日
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藻人
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卽見斥者無
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爲嚴文
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得以揆揚側陋薦進
之往往從田間躋華廡列卿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內
前後所未有也其開府山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

著爲絜令時蔣大爵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格爲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爲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爲大役累公之功多矣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䟽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念寶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筭爲請開越河殺水勢列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犁然畢具朞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峰意氣相期

擔荷國事，所甄叙羣品，如羈眉睫。大察汰遺數百人，下逮輿臺，無不悅服者。入爲大司寇，章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劑于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于必死之地，真回天力也。會密遣殿校偵部事，公慮弊實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上改容謝乃已。權璫憑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宮闈所未發之奸，而開廷

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
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
職此之繇乃舉回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
色輩五六人臺中始悚然改觀易慮壹以奉公爲急
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餽相加遺
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費及門違者論如法于時道路
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公正以禔躬忠以徇國不
難以一人排羣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適而不
隨宏而不踈細而不忒獨斷于是非雜選之中抗色

于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
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焦弱侯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
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
無所不茹納卽窮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
不知者此豈得之性哉呂聖功爲相於四方替罷謁
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
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誠儲
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減否良楛種種皆具惜

夫未正冢卿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哉公公忠體國得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云

尚書陸莊簡公

事

永陵
今上

昭陵

公名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性岐嶷，不
凡。四歲讀毛詩成誦，八歲從其父游。道遇客語安南
事，公曰：是必克夫以。聖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
然，何煩兵甲？客竒公言。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
鄉試。又十年丁未，成進士，授濟縣令。濟故額五十里，
邑疲耗不能役。公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
公持益力，良久卒。如公請，秋潦傷稼，公涕泣呈兩臺，
皆以非時却其贖。公自爲疏上之，辭甚懇。天子側

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爲盜，橐公把其宿負，緝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獨鉅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乘公入覲，嘯萑苻中爲變，公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柎富而才，先後令皆與相昵，後令至柎爲具享令，令不時至柎，拒戶嫚罵，令悲，中柎麗大辟，坐繫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貲，莫敢釋，公抵任立出之。柎爲謝，公曰：我伸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爲其私人，橫行里中，公捕置諸法。

仲文奉命祠邯鄲，故出魏郊爲榮地，公不爲移獄。

陶亦莫能中，公內鄉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嘍喑不能剖臺以屬公，勘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闖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公持不可，錦劾公撓軍興。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踐更，三輔民賴公皆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公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濬四年，課高第，宗人緹綺帥炳緣上寵，以要樞引公，公不應，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嚴嵩

稔公名語人曰陸君暱我符卿可得也公不往會給
事吳時來劾嵩公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
公南冢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乞歸遭母喪
廬居服闋值嵩罷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
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公却之縣令吳府上方
藥欲邀寵公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爲
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
陳設醮祝釐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上怒甚
公言王擅離國違祖禁宜有所懲艾他萋菲語不

足聽。上從公議。今上生裕邸公請告。廟受百官賀。䟽入留中。有頃。賜聖母寶鏹。中外翕然謂公有卓識。若此。癸亥。調司封。卽已。轉文選。公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高下甚悉。至是佐太宰語對如流。黑白分明。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公崇古。仁和張公瀚。嘉魚方公逢時。曲周王公一鶚。肥鄉張公學顏。皆掛人齒頰。公力爭之。謂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柰何以蜚語挫抑。王公等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令海公

瑞爲上官所排，公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侍郎。朱公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缺，公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公升奉常典屬國，朱嗾孫御史論公恣橫，內瑞王本仁申宿憾，從中搆得旨罷。

免居數年，今上登極，言者謂公不宜久廢，起佐南。問政，歷遷廷尉，以外艱歸。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公與大學士張公居正同年厚善，及張公在政府，公引誼規諷甚悉，已張公承父諱奉旨不服。憂，公遺書開諭，已謫言官，又遺書止之，張公不納，然

未有以傷及論改折事。公固請輕折。張公變色曰：公爲豪地耶？公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張公語塞。南御史張一鯤承旨論公，公復罷。張公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時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公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擁扈綱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囑，爲御史劾公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

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臣列巨璫張鯨不法狀蒙 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入爲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貲甲長安御史所有需不應論徐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公知其冤三疏得減等辛卯夏冢宰闕廷推公 上雅重公名遂拜爲冢宰公旣掌銓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 祖宗朝故事戒閹者無入中涓書時 旨下署名用二臣入內閣公言 廷推舊制毋壞 祖宗法 上從之所推轂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

絕跡所汰黜卽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廡吏示獎勵未幾䟽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 旨斥選郎王教等公爲申救因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公者公稱疾不出亡何 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嘆息云公歸謝謁客兀坐小室焚香淪茗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於正寢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亦異已初公館於陶氏

夜夢三神昇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儆以公在薄其灾語畢焰起公力懇神霽威曰第及三舍不傷延也翼日果藝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泊淺洲免焉自此戒水族及諸牲庖無鮮食生平口不道阿堵手不親衡石飯無鑿衣無綺篋無餘錢仕居華要門未入一縑一金居鄉好行其德義廩義田歲有加遇饑必罄家粟爲賑所識以緩急告者無不應梁端肅公材裔孫在南都貧甚公嘆曰昔人稱廉吏安可爲謂此耶佐之請

廢于朝與人交披肝見膈杜機絕餓富平孫公丕揚向爲御史論公公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誼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慙懃謝之其後在事遇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論公壬辰大計公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權若無纖介至於當利害剖邪正遠識高節天下望如麟鳳久而愈重且信通籍以來六仕六已強半丘壑未嘗有所攀附聞天下長者雖素不識面及有夙隙者必亟推轂不啻口出然終不令其知郡邑政或不宜民或有冤

抑公一聞卽切切以告其人或變容而公意氣自若
私居無戲言無遽色子弟臧獲化之申申如也訢訢
如也平生憐才任事卓非儕輩所敢望蓋公之學主
於信心故亟進亟退略無繫吝公之心一於爲國故
任嫻任怨不爲雷同可謂凜然古大臣之風節矣